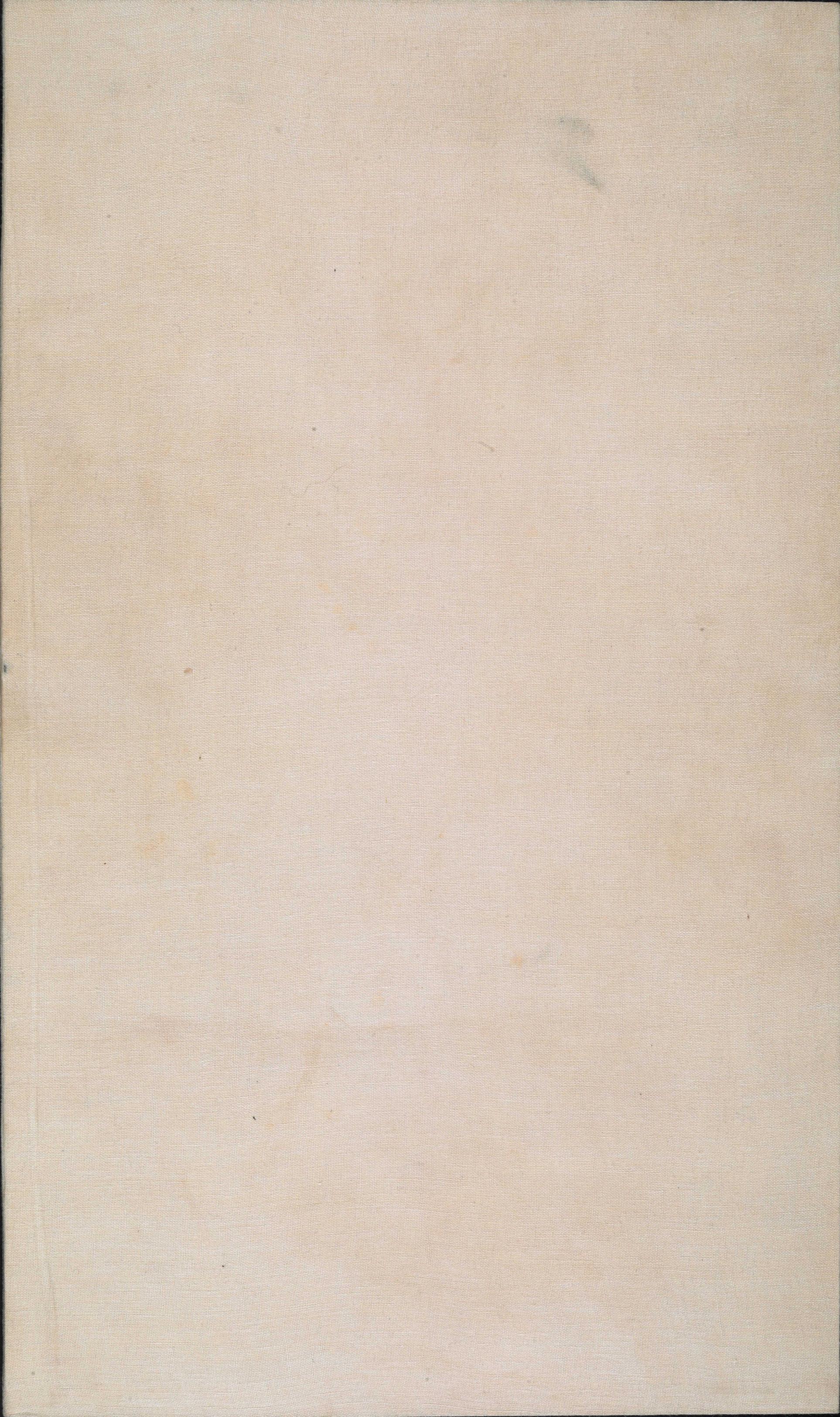




C



Or. 13,292.

YUNG-LO TA-TIEN

Ch. 13,201, f. 19 (last folio) only;

Ch. 13,202, f. 13 & 14 missing (total of 15 ff. originally);

Ch. 13,203, f. 5 missing (total of 18 ff. originally).

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臧迎送，破家之既，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元史**不忽木傳，世祖每顧侍臣稱塞，咥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資用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文獻通考**經制邊防財用事，掌經畫錢帛芻糧，以供邊費。凡權易貨物，根括耕地，及蕃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寧末，以熙河連歲用兵，仰給度支，費用不貲，始置是司。元祐初，罷。崇寧中，復置。**攔**

江網體

字酌損擢節

省費裁用

去奢制用

阜通出納

聚人富國

天雨地生賦句儲積寶藏流通貨泉

任土九穀用天五材

一食二貨

用行八政。六府三事。叙形九歌。歲租屢減。莫損孝文之用。秋毫盡析。不
豐武帝之財。倉庫充溢。貫朽粟腐。關市流通。海藏丘聚。均周之用。曷
遵周典之九式。厚舜之生。曷播舜琴之一詩。周貨何所通。金帛刀布。禹
民何以視。桑麻象絲。毋溪壑其欲。而專以奉已。毋泥沙其用。而至于蠹
財。白幣起於萬里之遐
征。紅粟積於一臺之不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二

一送

用

軍用

通鑑後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使時兵荒之餘

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頗增數倍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南康志軍用係應副本軍細碎支用名色雖多數目

甚少見皆住催軍倉粳占正苗米成年共催一萬五千二百二碩八斗

五升六合贍用單籌米寶祐元年分合催三千二百九十三碩七斗七

升八勺糯米成年共催正米一千二十四碩五斗九升小麥舊額二

百四十九碩七斗三升今無春衣合催絹一百九十四匹二丈冬衣

合催絹一千六百一匹綿六千二百九十八兩錢一千七百二十五貫七

百文屬縣月解軍用係省軍糧軍衣錢一千一百一十貫二百七十三

文軍用預買錢月催約一十貫文役錢成年合催三千八百四十貫

文魚池過步等錢成年催二百四十二貫二百五十文賣田錢月解

四十五貫文。錫宴錢。元額十八界會五百貫文。大禮年分。催賞給錢二千六百七十八貫五百一十六文。助修貢院錢額十八界六百五十一貫文。鹿鳴筵錢。元額十八界會一百三十貫文。樓店務地錢日額。除僉判廳錢外。實拘一百七十七文。官放則收無。房廊白地賃錢日額。見錢三百一十六文。足。十七界會八貫六百文。官放則收無。星子縣解秋苗正米成年。額理五千八百三十三碩二斛三升。內前政方。工部除豁坍江等米三百一十碩八斛六升。實催五千五百二十二碩三斛七升。占米加柴耗。糯米成年。額催正米五百二十三碩九斛五升加六耗。冬衣絹一十八疋。役錢四百八十貫文。主簿廳催。大禮錢二百五十貫文。鹿鳴筵錢舊額十八界會五十貫文。在軍樓店務地錢日額一百七十七文。足。在軍房廊白地賃錢日額。見錢三百一十六文。足。十七界八貫六百文。都昌縣解秋苗正米成年。共催五千二百一十三碩四斛九升。係占米加七耗。糯米成年。共催正米五百二碩九斛五升加六耗。春衣絹五百匹。水脚錢五十貫文。月解錢八百九十九貫八百九十四文。內除起解窠名外。實解軍用券食衣糧醋息等錢三百八貫六百五文。役錢月解一百貫文。漁池。過步界石里洪港塞。賺池四項。共合催錢二百四十二

貫二百五十文。內過步錢本軍自拘。賣田錢一十五貫文。大禮錢五百貫文。錫宴錢元額。十八界會二百貫文。脩貢院錢舊額十八界二百

五十貫文。鹿鳴筵舊額十八界四十貫文。建昌縣解秋苗正米四千

四百六十六碩。九斗九升六合。粳占米內粳米加六占米加七耗。贍用

米寶祐元年。催三千二百九十三碩七斗八勺。單籌。每年增米八十

六碩。八斗六升。春衣絹一百九十四匹二丈。錢一千五百一十貫五百三

十文。冬衣絹一千八十三匹。綿六千二百九十八兩。每年增理三十六

兩。錢一千六百七十五貫七百八十一文。月解錢二千二百二十八貫

三百七十一文。內除起解窠名。外實解納軍用。係省醋息軍衣軍糧錢八

百一貫六百六十六文。預買錢丞廳每月分隸約一十貫文。役錢月

解一百八十貫文。賣田錢三十貫文。錫宴錢舊額十八界三百貫文。

大禮錢一千九百二十八貫五百一十六文。脩貢院錢舊額一十八

界四百貫文。鹿鳴宴錢舊

額一十八界會四十貫文。

節用

周禮天官大宰五曰賦貢以馭其用。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

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疏曰。采地之民。口率出泉為賦。有井田之法。一夫之田。稅入於官。官得之。節財用。亦是使人入善。故云以馭其用也。通鑑外紀

敬王三十年。子貢問於孔子曰。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齊景公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告之曰。政在節用。**莊子**雜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黑翟禽滑機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荀子**富國篇。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左傳**桓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貶食省用。務穡勸稼。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兩漢蒙求**翟酺字子超。安帝始親政事。酺上疏諫曰。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順帝即位。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十萬。上言太學頽廢。宜更脩繕。帝從之。**齊書**明帝性儉約。嘗用皂筴。訖授餘灑。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新唐書**牛仙客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嗇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羣銳。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為尚書。李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又語真元。初政事誠善。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珣曰。真

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代宗時中書令郭子儀
奏曰。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盧于曹。衣大
布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百兩。季年及千兩。卒能復其舊業。况明明天子。
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委諸相以簡能任賢。付老臣以
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中興之功。期月可冀。**唐書**曲環喜兵法。改陳許節
度。二州當寇之衝。民若剽掠。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教條。不三歲。民居豐
衍。**五代史**周世宗顯德二年。比部郎中王朴獻開邊策。以為中國失吳蜀
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夫欲取
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
財也。許遷鄆州人。初為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屯衛將軍。與
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省。財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
將軍。又加檢校司空。**邵氏聞見錄**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
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尚在。半枯
朽。不敢動。嗚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宋史**張致遠
傳。致遠除戶部侍郎。時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
務省節。明禁奢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負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

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用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司馬光傳。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又哲宗時。王岩叟為起居舍人。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岩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列傳。許景衡遷殿中侍御史。時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負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韓澆澗泉日記。謹身節用。雖是一事。分而言之。亦明白易之。呂誨集上英宗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出入狀。臣恭以聖朝承五代凋弊之餘。祖宗外平諸國。珠寶委積。皆歸於內府。非國有大事。旌賞勲勞。未嘗有一毫輕費。其籍祕嚴。雖大臣及主計者。莫得知其詳。實有以知神武英謀所存之深遠也。先帝恭儉節用。聞于天下。然自至和中。服藥而後。府庫不嚴。宦官專恣。用之一分而攘取百倍。中外聞之。莫不痛惜。臣近聞外議。內臣任守忠。以奉宸庫明珠三萬兩。黃金一萬兩。奉於中宮。守忠自邀酬獎。仍固恩寵。果如是。陛下得

不念祖宗艱難貯積之意哉。矧亮陰中玩好侈靡。有損而無益。議論如此。甚玷中宮之盛德。足見宦者之狡計。姦惡斯露。衆所不容矣。設使小人得計。窺伺陛下之間隙。動為容悅。則何所不至。臣欲乞今後奉宸諸庫。宜謹其出入。不使小人窺覘。將備國家緩急。以濟大事。惟聖留念。上英宗乞會計內庫出入裁損過當狀。竊以祖宗之有天下也。削平諸國。所聚財貨。皆歸於內庫。數十年中。區宇乂寧。誠國富兵強之致也。所謂內藏奉宸諸庫。非有司關掌。故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但慮歲月彌久。支費浸廣。不復當時之盛。比來先帝椿留之物。賜及小臣。過越乾興之例。拜賜者于今震恐。蓋知祖宗艱難收聚之意。非所以容其虛受爾。如聞禁中取用。尚亦無節。加之近倖。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一旦四方有事。何以支梧。陛下踐祚之初。當謹持守。修葺府庫。謹嚴出納。茲其時也。臣欲乞今後內庫。非旌賞功勞。貸助經費。一切浮用。無俾仰給出入之籍。亦行會計。應禁中取索財寶。不限內外庫所降合同。須具支使者名目。俾歲中會計。知其過當。則可以裁損。及後苑。躬造服玩器用。並付文思院所造之物。工畢則差朝官點檢。則官物無由枉破。侵欺之路。可以杜絕。是亦節儉愛民之一端也。惟聖神留意幸甚。司馬溫公傳家集乞節用上殿劄子。臣竊見

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伏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子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飢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為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為計。臣愚以為。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民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餒死者無所嗟怨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官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况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為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取進止。**張方平樂全集**請節省財用。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寔廣。倚於經入財。不給。加以橫賦。

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搏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奸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務也。減省財用論。臣近受勅。同賈昌朝等。定奪減省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

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体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效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姚成**一**雪坡集**節用箴。施雖弗靳。奉已當嗇。儉雖勿固。浮費當惜。節用廉取。可使有餘。太學生財。用之者舒。**王惲秋澗集**節費用併州縣省官吏。伏見方今州而為府。縣而作州。復有不必縣而縣者。此蓋王進建言。欲務為誇大。以示外方意也。以至增置人負。添給俸祿。無有虛歲。彼所臨戶口。曾不加多。差稅轉成虛耗。所謂十羊九牧。為政大弊也。今四海一家。郡縣版籍。何止數倍。誇大之名。將何所用。不若依舊。便將當省者省。可併者併。豈惟事簡官清。不致國家緣虛名而受實費。既省其官。掇祿薄者亦宜增而厚之。蓋清其吏而不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知厚其祿而不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又江淮興兵已來。諸道使府。一切把軍官。負權宜而置職。及見設提舉司官。及因聚賄。妄立官府者多矣。亦宜減削。使職有常負。事不

繁冗則人無紛擾之勞矣。行券法省祗應。今訪聞得真定路。週歲祗應錢萬有五千餘定。以天下計之。不下數萬定矣。此緣省部差遣繁冗。及當談官吏。因之作弊。致費用如此之廣。雖禁約關防甚悉。不若澄治本根。今後若路官得人。凡事公幹。并將急遞鋪整點如法。擬行下事務。嚴立程限。管得時刻不誤。如是則不必使者旁午而重費館穀也。若軍國大事。必須差官者。照依前金給付券頭。據合得分例。令於上批寫某日經過。某日宿頓。回日繳納。年終將報到祗應文冊。捺照同否。稍有差別。多取與多。與者同罪。將見使人不敢多取。掌行者不能妄添分毫。節省費用。誠為方今良法。至於朝廷重使。別議給與。如此減省。故不少矣。

侈用

唐書崔仁師傳。仁師遷度支郎中。嘗口諫侈用費數千緡。太宗怪之。詔黃

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

任用

羣書足用任用。書堯典。堯克明俊德。能明俊德之士而任用之。大禹

謨。舜任賢勿貳。盤庚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又曰。武王立民伯長。立政任人。詩烝民篇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左傳。昭公

元年。昔先王恐民有爭心。是故明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其祿位以勸其荒。嚴斷刑罰以威其淫。猶求明哲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矣。管子明法篇。明主不任其智。而任衆人之智。荀子堯舉舜。畎畝任之天下。家語五帝德。夏后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史記李斯傳。上秦王書曰。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伯西戎。漢高祖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宣帝紀。本始元年。大將軍光歸政。上謙遜。亦委任焉。宣帝作色曰。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焉。元帝時。劉向上書曰。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通鑑成帝時。貢禹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後漢書班彪王命論曰。高祖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高祖用人如由己。朱浮傳。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浮復上疏。賈復傳。光武曰。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復擅除。仲長統昌言法戒篇。光武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寇恂傳。恂與朱鮪破檄至。光武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董仲舒策武帝時。汲黯見上。

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今廢德教之官。而專任執法之吏治刑。毋乃任刑之意歟。陳蕃傳。蕃上疏曰。賢明之君。委心輔佐。

蔡邕傳。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以分。王堂傳。堂近汝南。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吏。故能化清於下。

事緝於上。魏文帝典論漢文用人。速於順流。三國志魯肅傳。吳王周

瑜病。因上疏曰。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唐書盧懷謹傳。黃帝所以垂

衣裳而天下治者。任風后力牧。劉蕢策曰。堯舜之為君。而天下之大治

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

賢。左右惟其人。唐元稹策曰。成王任周召。則善聞。唐魏元同傳。選舉疏

云。周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

而統以數職。唐李德裕漢高英傑論。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

之以恩。然後可使也。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

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權。惟漢祖盡之。孔璋救李邕書

曰。漢任陳平。不以行。漢高祖紀云。知人善任使。班彪有云。昔漢高祖曰。知

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而蕭瑀輔高祖。委以樞元。內外百務。呼曰蕭郎。瑀

身力孜孜。仰過繩違。無所忌憚也。周亞夫傳。文帝戒太子。即有緩急。亞夫

身力孜孜。仰過繩違。無所忌憚也。周亞夫傳。文帝戒太子。即有緩急。亞夫

真可任將兵。唐魏元忠命將同兵封事曰。文帝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事匈奴。卒不任。唐李德裕論漢孝昭委任霍光。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繇薄賦。與人休息。然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推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唐張柬之傳。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大務哉。武后曰。然。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張柬之未用也。武后曰。遷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遷秋官侍郎。通鑑張元素曰。隋王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唐紀太宗曰。此人自謂羣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唐高馮傳。唐太宗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溫良脩潔者任之。唐李靖傳。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賜詔。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杜黃裳傳。憲宗時。論王者擇人而責成。豈必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納之。通鑑太宗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此不克終之漸也。魏徵上疏。

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人惑自疑。心懷苟且。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唐太宗紀。帝伐遼東。以元齡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韋挺傳。王珪薦挺拜御史大夫。帝曰。卿之任大夫。獨副朕意。挺曰。臣駕下。不足以辱高位。魏徵傳。太宗曰。朕使人至魏。徵家得書一紙。始半藁。曰。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弊。徵上疏。以為選賢任能。固可無為而治。上曰。朕能任公。魏徵也。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馬周傳。上曰。馬周敏速。朕比任使。多能稱意。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張元素對太宗曰。陛下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何憂不治。宋璟傳。玄宗時。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授任。百司各稱其職。帝方躬萬務。惟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於帝前。序次郎吏。玄宗不主。其語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宗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宗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大治。元稹策。玄宗即位。寶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佐。不能進焉。唐太宗謂房齡。蕭瑀曰。朕方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宣其能。庶

幾於理也。

竇靜傳。初平頡利詔處其衆。河南下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

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房玄齡傳。太宗征伐。未嘗不從。高

祖曰。玄齡機識實宜委任。太宗討遼。玄齡等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

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駟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

信。其委類如此。唐玄宗專委任姚崇。郭子儀傳。子儀奏代宗。願陛下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德宗因謂薦舉非宜。復委

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可謂聖德之盛。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

擇其人。乃革其弊。而黜其人。賞其人。而成其美。苟無才。孰敢當位。苟當其

任。必得竭其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之道也。陸贄奏議。勞神於選才。

端拱於委任。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閭。勢莫干也。其或疑於委任。

以制斷由。可為大權。豈不謬哉。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

而用之。魏徵疏。齊桓公門管仲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

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此信而又使

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謹於信任。通鑑本紀。玄宗時。

吳兢上表。陛下曲信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上初即

位。勵精而治。每事訪於姚崇。崇應答如響。故當專委任之。唐張九齡以

元德有重望。上所信任。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裴度傳。憲宗曰。吾倚度足破三賊。帝益信任。李德裕傳。武宗召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即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又謂治亂係信任。忠才者屬任之。又曰。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唐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嘗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陸贄傳。德宗時。延齡輩則寵任盤旋。不移如山。夫人君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趙憬傳。德宗時。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二議。庶官曰。廣任用。明殿最用人之大要也。唐百官志。官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從其屬。而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序勞能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量才授任。唐憲宗贄曰。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請身督戰。遂平淮西。非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裴垪傳。帝之垪。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處位之難。白居易策。人君之道。但擇

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元稹策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二曰任賢之式。三曰叙常之式。因所舉而授任之。若此。則陛下知所任。顧之如何耳。任賢則庶官無不當。裴度傳。敬宗時。出度為山南節度使。奪平章事。韋處厚上疏云。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特不能用也。劉蕢策文宗時。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選用失當者。由任人不明。其要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陳夷行傳。帝常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宋史張俊復除知興元府。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朕將有為。正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意。當專任用。江湖紀聞。任用。史丞相彌遠當國。時棗陽軍闕守。棗陽鄰邊。丞相難其人。憂思數日不得。適有三新倖來謝。趙信國葵與其一舊。例通判。以下謝丞相者。但投門狀。不復相見。至是忽請見。三倖大駭。丞相終座不發一言。三倖亦不敢辭。常禮茶湯罷。丞相命取金爐拈香。次逐一請三倖。丞相及前。二倖皆略舉少香。燒訖。趙居末座。獨後至。趙舉香合。盡傾爐內。復整勻之。氣象稍間雅。丞相大喜。謂其有經濟之畧。明日內批。除趙葵知棗陽軍。僕官賢愚。景定庚申變後。賈

似道貪天功為已有。忌害一時。任用之間。臣行打算以汙之。向容堂士壁守潭城。費用委浙西閩打算。方元善為幙官。極意迎逢。容堂既死。猶日呈其妻妾。拘監如待寇盜。趙信庵葵宣撫所用。則委建康閩打算。留守乃馬裕齋。光祖幙府。任事者汪紫原。立信也。紫原殊不以經意。馬一日會幙客。特設一案。令吏真文卷。併省劄。其曰。此係朝廷新行一件大事。不可不早分曉。紫原若藐然者。裕齋曰。成父曾見此一件文字。不曾。汪曰。也。略見。裕齋曰。可就此子細點對三日。成帳回申。汪畧舉文字。揭數板。又投之案。視之。若無緊要者。馬曰。成父心下如何。汪不對。良久變色曰。趙信庵使了朝廷錢。你却去打筭。本司今來也。日日使朝廷錢。將後又教誰打筭。馬大怒曰。恁地。你自回取廟堂書。及回申取朝廷。且自做取制置。即令首吏將閩印。真汪面前云。你自做取。汪曰。若教某做這制置。也會做得。但可惜朝廷不教某做。若做時。須管做教爭氣。馬怒趨入。汪亦趨出。即點檢所擬房分文字。申請改官。治行間。馬意悔亟。委官請之來云。思量你說底也是。但如何銷殺朝廷。此一項大打筭。汪曰。於理只當星馳。令信庵一面自點對。當破數者。破數。當還朝廷者。還朝廷。却回文。本司已解若干還朝廷。訖。公私交行。廢全大體焉。從其說。趙竟以公牘申朝。以私書賂賈。竟不及。追其幹

辨等到官。趙遂以全晚節。汪後亦為潭閩。與馬有往來之翰云。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足副也。會做制置之說。官至端明。方元善以媚。時得改秩。僅宰吉水。歸家得疾如狂。常恍惚云。融堂先生。且容某來。如此者數月而死。**羣書足用**。體題注委倚注。推誠分職。器使量能。賦偶小嫌不致。大事必決。機務悉委。始終不移。尊之於朝。則人莫能間。委之以政。則心焉不疑。賦隔唐太成功。斯聽亦從而斯奪。漢光大度何嫌。復見於何疑。是宜荀况兼陳有佐之言。寧使仲舒猶起非人之歎。**攔江網賦**。句臣謀。非展布之果難。聖意以堅疑而為主。賢才進用。當委以贊襄之寄。人言浸潤。易生於猜忌之時。毋猶豫兩端。而向用今捨。毋狐疑一起。而前同後異。寧因讒口。而奪我斷金之志。肯以謗篋。而啓吾轉石之思。非肺肝。如見情好。愈篤。是形迹小嫌。猜疑必生。決意信德裕。何恤廷臣之議。協志任玄齡。寧嫌男子之書。或倚贄未幾。隨則仇贄。或納羣方爾繼而逐羣。不以流言四出。踈周旦之元老。不以誣謗百端。棄晉公之賢輔。

錄用

魏泰東軒筆錄太宗下諸國其偽命臣僚忠於

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昶輩皆承眷禮。**續通鑑長編**唐李氏周郭氏柴氏有親孫見在民籍無罪惡者。召命官一人保

職聞奏當特錄用。又云。曾任中書樞密院及節度使之家。勲德具在史冊。後嗣無人食祿。如有親子及有服親孫。長吏以下保明。當量才錄用。若無子孫。但有服弟姪。亦與安排。唐柳宗元集上武元衡啓。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

之求用

經遠堂分門故事昔楚丘先生。行年七十。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

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起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任。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尺角駮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鉅。刺石不銚。音生使之與管橐。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唐皮日休集。堯為諸侯。非求為天子也。擊之民用之。舜為鰥民。非求為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擊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

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邪。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况有君惡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性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孔子奚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化。宋史周惟簡傳。惟簡以虞部郎中致仕。以其子縉為京兆府鄠縣主簿。俾就養。太平興國初。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任官非有詔召。無對求之制。乃還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除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司馬溫公傳家集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為上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為上者亦何利焉。

效用

嶺外代答廣右效用。蓋諸

山川廣莫。生齒不蕃。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萃焉。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效用名之。豪民亦借官為重。自王宣凌鐵謝實為變。賴效用立功。厥後經畧司乃置效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貸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願從之民咸集焉。善接短刃。以感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效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效用。散在民間。猶存而不廢。

兩用

韓非子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

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齊王一用淖齒而身死。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夫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殺。今樛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用一去兩。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信也。又說林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闚止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之。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難篇又云。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鄆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詳難字。

強本節用

佛書高僧傳。釋師一食終日。弊衣遮體。不貯顆粒。房無縷。

送行公用

張南軒語錄。先生自桂將歸。胥吏呈例。造送行公用。先生曰。舊

不可及也。詳本僧傳。底自可用。諸生問曰。迎送自有定例。如何不造。先生云。以動用到家。皆為棄物。官府一文。以上皆實費。百姓膏脂。豈忍破費。以為廢閑之物。

五刑不用

禮記樂記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如此則樂達矣

德刑更用

宋陳后山集儼

武舉策 德不懷則脩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

蒲鞭不用

南史崔景真為平昌太守

以惠為政常懸蒲鞭而不用民亦感化不犯去任之日民追思之不忘為立祠以祀

遽傳不用

韓非子喻老篇天下

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

不一其用

戰國策趙武靈王曰聖人苟不以利其民不一其用

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

蓄縮不可用

漢書息夫躬論議無所回避上疏歷詆公卿蓄縮不可用

有用有不用

宋楊誠齋集跋陸宣公集古方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

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有用有不用乎哉

不可自用

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

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

石為雍州參軍。長史蘇良嗣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

大才小用

莊子逍遙遊大才不可小用

今夫爨牛。爨郭音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楚材晉用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有楚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者實多。

士樂為用

西漢書李

廣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兩漢蒙求**衛青為大將軍。伍被傳。淮南王謂被

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目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

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

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宋李曾伯**可齋集。淮聞申夏臯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况

臯久在東淮遇敵敢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為用時輩翕然

才堪大用

南史王珍國傳珍國字德重永明初遷桂陽內

史境內肅清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嘗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宋史呂文穆公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夷簡遂至大用即呂文靖公也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大用以為若得之必濟大川元史唆都傳唆都子百家奴為管軍總把伯顏丞相以百家奴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曰此人之名朕心不忘兵還時大用之朕不食言也今且以良家女及銀枕一賜之以為左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一送

用

才各有用

欲書跨黿先生曰弟子之善呼者士之善偷者客之雞鳴者儻之跛者公孫龍編之籍楚子發加之禮孟嘗君列之下坐高仙芝書之奏中當時皆不得已也及其有用則恨得之晚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蘧蔭戚施不見黜於古先者以是故也

量才通用

金史熙宗紀皇統四年十一月乙未左丞相宗賢左丞稟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

皆朕赤子若分別用之莫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物各有用

劉子

適才篇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將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

有用也有才不用

辛文房唐才子傳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疏言事得罪貶臨海丞鞅鞅不得

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起兵往投之。署為府屬。為敬業作檄傳天下。后見讀之。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過也。

才識稱用

亢倉子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避歟。

人須

適時用

金樓子夫人須適時用。魯人有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而履。越人跣行。夫縞而冠。

越人被髮。蓋有益矣。

人患無用

蓬山積善錄世間萬物。未有無用者。雖敗壞之草木。廢棄之糞壤。亦有所用。或以備

炊爨。或以糞田園。尤為有用也。若夫人之為人。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苟百行百藝中無一能。則無用於世。必為人所見棄。殆不若草木糞壤也。嗚呼。人之有生。奚可不如草木糞壤乎。必反求諸己。為有用而後已。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卿謂塗人可以為禹。彼聖人猶皆可以為。矧不能為常人乎。患自棄耳。未有自責自勉而不為人者也。故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人不為用

晉史揮塵錄。新蔡武

昌王騰。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時張泓故將李豐等攻鄴。騰時鎮鄴。

得人

即用

遼史百官志。遼自太祖以來。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則就。用之。東北二鄙。以農以工。有事則從軍政。計之善者也。

賢

宜禮用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真明二年。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

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

君子可用

五賢良儒志。天之生君子為可用也。莫有止之而止者。匪順天者也。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之必可用也。

不濟大用

宋史。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惟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容

齋三筆

邁因考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用者。如王黃州。

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

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

資。汝。礪。劉原父。敬。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覲。諸公皆不

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

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知忝竊亦已多矣。

力圖大

用

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元年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養晦待用

宋史邢恕傳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王安石愛之因賓客諭意使

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語

新法不便安石怒之出知延陵縣

易名求用

王明清揮麈錄元祐名卿朱紱者君

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易名諤字

曰聖子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

純正可用

宋史列傳趙達除中書舍人登第六

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也

太祖以純謹可用後

有時而用

金樓子雜記下篇枚乘有云磨礮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積行不知其善有時

竒策不用

隋書文學傳王頊授漢王諒府諮議

而用棄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也

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頽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頽之計也。頽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頽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頽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頽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

詩意兩用

能改齋漫錄 汭襲篇。白樂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

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以文害用。田鳩曰。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以文害用

韓非子外儲說 田鳩曰。今世之

因詩見用

趙德麟侯鯖錄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盧秉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剝糶黃糧買酒樽。但得有

錢供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因言見用

記室新書。駸茂早聽於不颺。因言見用。叔向謂

駸茂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幾失子矣。遂如故注。不颺。謂貌不颺顯也。

忠諫見用

東漢書杜根傳。鄧氏誅左

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並見納用。

易得難用

戰國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鷺有餘食。下宮糝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非餽莫敢用。

之牟。讀曰蝥也。庖區。酒漿器。敦牟。乘稷器也。餽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

存亡在所用

羅泌路史黃帝

後紀。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藥形茹。用作戒于丹。書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

辨說

之用

荀子正名篇。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

收其力

用

晉書姚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

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

棄不如用

戰國策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易也。

衆不為用

管子明法解。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責如此者。非朝臣衰也。衆不為用也。

飢

則為用

續後漢書陳登傳。朝廷加布封爵。布令登奉章詣許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義。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

秩中千石。拜登廣陵太守。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所賣爾。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不堪為用

尚意譬喻論策。不堪為用。登膠船而泛。巨浸。執朽索以馭奔駟。譬猶膠板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

帆。朽索為維。以之居平陸。則假物為用。

荀子勤學篇云。假與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假物為用也。

物不適用

韓非子外儲說無用之材非所當用。夫嬰兒相與戲也。

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斂。然至日晚必歸餓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又云。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王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淮南子。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抱朴子。瓊船瑤楫。無涉川之用。金瓠玉弦。無激矢之能。鋸齒不能呶齧。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聽聲。土飯瓦斂。不療於飢。周益公雜誌。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驛驢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易中時用

易睽卦。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條。人有四用

淮南子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

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

老歎無用

宋俞文豹

唾玉集石湖范參政。初官參州。在客位同官。聞是吳人。即云歎子。後因醜會。石湖書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歎。與人工壽獻棺材。宗室元來是皇族。

雨下水從屋上來。後入參政。其人尚在選藝。來下呼召。接見如初云。某老歎無用。

大機大用

頌古聯珠。瀉山問仰

山百丈再參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瀉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瀉曰。如是如是。龍門遠。頌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孫。

萬化

齊用

佛書華嚴疏云。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謂佛真身。徧在萬化中。

啐啄同時用

林禪

僧寶傳洞初禪師謂學者曰。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

一喝不

作用

宗門統要魏府興化存獎禪師。一日升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

唱。師亦唱。德又唱。師又唱。德禮拜歸。衆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唱。不作一唱用。瑯琊覺云。且道那一唱

不作一唱用。興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教忠光

云。興化與旻德各出隻手。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

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辨取。頌古聯珠海印信頌曰。龍虎相交

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唱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雲溪恭

頌曰。獰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煙。若具阿那律正眼。橫身三界背

摩天。鼓山珪頌曰。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

過。須知興化棒頭親。徑山杲頌曰。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

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懶庵樞頌曰。旻德一唱如雷響。興

化一唱響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南岩勝頌曰。握七

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逆流。雪

庵瑾頌曰。一唱兩唱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俱瞎。半夜摸烏龜。明月照

積雪。雪岩欽頌曰。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

失還他龍
虎自交馳。

體用

增廣字訓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程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忠體也。怒用也。朱子曰。性者心之體。

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隱體之微。

陳安卿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

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大本言其體。達道

言其用。勉齋曰。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是體。各具

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

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之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之

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

是用。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

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愚

謂以本體言。則體虛而用實。太極之動陽靜陰。一性之喜怒哀樂是也。以

體質言。則體實而用虛。陰陽之闔闢變化。肢體之運動酬酢是也。體常全而用常偏。體常靜而用常動。石堂字義。體用有二說。一謂道之本體在有形之前。其用見於有形之後。一謂道之定體見於有形之後。而其妙用起於有形之前。聖人君子之體用亦然。具於心為體。動而見於行事為用。以義制事。使各得其理為體。起於心為用。天之生成萬物。即道之二體用也。聖人之萬事。即天之萬物。百川學海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註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為用。又天行健。註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朱子語續錄。忠是體。恕是用。體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朱子語類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處曰。這說即是此意。淳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鐵。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節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答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揚至之問體。先生曰。合當底是體。人傑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蜚卿問。敬為體。和為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則太極為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為太極。八卦對四象。則四象又為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出於一心。何耶。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道夫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體用。則如何。

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生來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如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許魯齋心法**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邵子觀物外篇**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張子正蒙**至當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

事備矣。米真集廣會節要。一陰一陽。既謂之道。必有用焉。由是散一為萬。而有繼之之善。必有體焉。由是斂萬歸一。而有成之之性。邵子漁樵對問。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盤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鈎取乎。曰然。曰鈎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鈎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

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

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怠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胡祗適紫山集**體用論。爲學要識體用。體用分明。則內外不差。工夫有序而日進。五性萬善。天理人倫。萬類庶事。大小洪纖。皆有體用。仁者體也。事親敬兄。事長事君。仁民愛物。用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慎獨而省察者。求仁之工夫也。致中和。致者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工夫到而得其效也。**文苑英華**羅讓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對臣聞千變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鴻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啓天宇而逆古。薰至和以極今。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其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顯。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以脩一作脩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恢乎綽綽。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臣愚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高。中心則薄。獎其人言之失中。則寬容無虞。

使人上得其情。下得通流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足。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寥寥無聞。言之或違。堤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奸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胷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延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制度為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黠。疑作黠武無別。一作列處。益為弊。寢疑作寢用。不制刑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已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盤違。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不廣也。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筭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負。泉藪虺闕之君。厚斂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皇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後有懷軟弱以內顧。務儲蓄以託私。依倚行伍之數。訖資廩食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一作乘之態。而戰之。其中國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效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尋。又思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疑

一日之廢代一作誅代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病於悠久誠可
醫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苟非任盡易之不令其凝
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屯廣虛而出入也其
所閱揀實不用其所樹置精兵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咎發之功名劍者
必有刺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奇自外徂中
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
反業之志此減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必遠取於古法也然
而因戀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立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
者因地而科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
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翦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
曠者非人欲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上量入
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稅原土而不征亦非其
事也用菽粟藿秸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雖雜以
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徒不更其業何者制度
專一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畝畝流離窮困無告
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役海詭求無狀

奇貢珍獻。希冀無忘。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一土一水。一草一木。圭要
殫利。俯惟仰筭。莅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商不得迴睨。農不得舉手。既奪
其利。又却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為困。惟酷之道。如是乎。下顧其上。猶仇讎。
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着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
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遁走。苟免死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無疑。
作蕪。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
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姦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生之理。阜
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一
作艱。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事。臣請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
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
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誣。臣嘗
私恠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
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為災也。理或失中。感
動陰陽。頃刻為災也。故精舒謹乎。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
二日亦未成其災。修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為懲矣。然
臣之所慮江淮。又急於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

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詠之大貴。一作費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墾畝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降甲兵長積。一作靖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全為埃塵草木發為煙火。斗粟之價重於兼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出。禍欲何圖。此臣之為陛下惜也。長史者又間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療瘡痂而簡問。威剝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復。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為陛下疑。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為蛇為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冤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西嚮賦稅輸足。肩駕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為急。

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晝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俾速志於天下。且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之不能為陛下述。伏讀聖策。次問專委儒術者。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多兼濟。材智多樂備。專於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効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權其私耶。然今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負甚列。布官吏甚諒備。而道不弘者。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人非道歟。略其大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月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文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蹤跡賢不肖。款言諛諱。隨其所來。轉化容

易似不留聽。是鹵莽於天下也。詳覆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使盜名死。棺之徒。波走飈馳。唯恐居後。狂扇誘掖。寵賂為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齟齬施為。尚猶不堪。况明權不制。一作濟資捷殺。生之柄兼兵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為今之郡縣長師之官。最關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毆天下之人。洽於理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夫偏聽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言大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驕淫奢縱。舉動嗜欲。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淫泆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培克聚斂。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阿來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于下。所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以聖策。愚臣終而究旨。屬篇之說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偃薄無所震。其心熟知不免。寧不自勝。攀懇之至。

一作震其心胞。如不克寧。不勝攀墜之至。謹對。獨孤郁策題全前。對
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帝道。並行於上。羣寮庶物。咸
遂于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作解。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
知其由。能比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始前相生。清濁
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徒朴直愚。陛下
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
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德。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
情。使君臣之間。驩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此道也。臣何足
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
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下黷續凝梳。或未之察。羣臣
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
為君。坤為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
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
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獎。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
或有引入禁內。或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
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魏魏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

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羣臣稀見者不聞其過。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其天。下法其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溫顏。盡其啓沃言誨。疑作語侍從之臣。得使奉其職。左右有所書。以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可也。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裨於萬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岩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又何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剝其生財。聚奇技。摠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為物力有餘。而不知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為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

千指其稅不下柒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為墟。居室崩壞。羊牛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趨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負。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增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蹙之患。三。視其通之虛。使鄉戶一作人坐于田。迭於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賊吏紛動其間。則有無重輕可得而均也。夫國有四。人。今轉為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蠶不耕。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鬻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一。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髡頭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為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下人者。畜馬厭梁粟。蠶婦衣不散方。而下人者。咸襲羅紵。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為工師。拙姦則為駟僮。非驍愚專一。無他腸者。孰肯屈竭効力。無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窄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

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已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于異鄉。未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於朝夕。勤一作勅之則潔而諂於時。又亮言為屋室。聚為瓦礫。田野俱為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為此也。伏願陛下勅百姓所在。編為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為民居。為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立。得以重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斂輕。斂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為。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榷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之務。莫若修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夫鹽榷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吏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捐。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反耕。損一作損其重賈。以利其人。以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

如此亦可大禘於國。大禘於人矣。酒醑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為恒。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為郡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為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修其宮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壟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棄也。五刑。皋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于百職。然後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殛鯀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示人以中。而為人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而迂者為之。則執古以非今。凝

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仰百官也。然而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謂端拱而不失其勇。取捨之間於此之弘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忠者不易。一作容持也。直者難欲為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恡。恡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為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款款。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天下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為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為貴其君。所以懷其身。所以懷其身者。宜及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于篇。勉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朱晦庵訓蒙詩

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

因體起用

采真集先天因用成體。後天因

體起用。以用用體。用在體外。如人之用器也。以體用用在體內。如器之用物也。又體幾於道。用通於神。

存體應用

朱子吾贊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內體外用

周易參同契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註云屯

之初九。正當身中之子。由內而外。故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暮用蒙陰符下降之候也。而蒙之上九。正當身中之午。由外而內。故曰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然所謂春夏秋冬。子午已亥。與夫內體外用之說。皆譬喻也。乃若泥象執文而行卦氣。則徒自勞苦。何益哉。

立體

致用

黃裳雜說道之所案。所以立體。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體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皇譬則道之用。氈譬

則道之體。其體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氈案焉。道以柔為體。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道以方為體。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體。則以銳為用。氈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體。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采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烏可以為常哉。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於邸歟。

卦體爻用

張行成易通變。先天用筭。以數

求卦。卦者。大體也。後天用著。以數求爻。爻者。細用也。先天一變。即得二數。成一重卦者。一體具三用也。後天十八變。始得六爻。成一重卦者。三用為

一體
二體一用
張行成易通變凡一重卦分二卦。卦各三爻。卦以上下而分天地。爻以奇偶而分陰陽。卦者大也。

體也。兩卦上體生於用。卦數自上而下判為二。
體生於用
張行成易通變體生於用。卦數自上而下。布者造物之初。從天無物之氣而來。故

用分數也。
道家論體用
中和集常者道之體。變者道之用。道法會源。白玉蟾龍虎論曰。道本無形。生育萬物

道本無名。運行萬化。資道生形。因形主人。人之大者。天地也。天地者。道之形也。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寒暑溫涼。形中有氣。雲霧雨露。氣中有象。知道者。必與天地合德。洞達陰陽之盛衰。了明雷霆之出沒。慘舒造化。天地同體。今人不明。親機體用之玄微。自己天地之造化。輒以符咒訣。存想為秘

要。正謂忘本逐末。專於用。棄於體也。火師汪真君曰。道以無為體。法以有為用。雷霆者。天地陰陽之氣。吾心者。天地萬物之宗。斂而藏之。則為道

推而行之。則為法。黃雷淵萬法歸一論云。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恍恍惚惚。杳杳冥冥。無邊無際。難度難量。散之充乎宇宙。收之不盈一粟。千

文萬字。譬喻不盡。

陰陽互用
張行成易通變先天自乾變坤。一百九十二陰。自坤變乾。一百九十二陽。實用六十

四卦而成一百二十八卦者。變法也。蓋陽以陰為基。陰以陽為基。而互用也。元包卦變。一而不變則窮。兩而相易則通。陰陽相為用。用九以六。故乾之用。在離。用六以九。故坤之用。在坎。

陰陽妙用

張行成述衍五卷 四體之足數其實三十。在人則精神魂魄

與陰陽二氣也。水一為精。金九為魄。火七為神。木三為魂。精魄內守。神魄外交。陰陽二氣居其間。以為用中之體。故七當人路。三當鬼方。二五當天門。地戶。二五別居。三七迭運。此陰陽之關格。門戶。天地變化之機。人物之妙用也。

天地妙用

鄭滌孫中天述攷天

地者。神明之大物。神明者。天地之妙用。神明之德。合陰陽以為通。兩儀所以混為天地乎。天地之撰。分剛柔以為體。天地所以復用兩儀乎。

元神妙用

道書金丹正宗至人修煉。推周測潮候。卦爻用文武。準晦朔。定弦望。明抽添進退。乃元神妙用也。

萬化妙用

宋真集四為萬化之妙用。以數攷之。自二至九皆積也。然至四之數。皆還其原。此揲著所以取夫四者。其

心中妙用

以此 隨因紀述。晁迥謂自覺老年。獲二妙用者。夫心中之妙用。見善則遷。惟道是從。筆下之妙用。立

意為宗。出奇無窮。斯所謂無得亦足以自慶者也。

手足相為用

袁潔齋論橫鋒手足相為用。則身可安。隣里相為助。

則家可保。况天下之兵。可以無援乎。

抽添運用

道書悟真篇。夫修還丹。全藉火功。抽添運用。十月數足。大丹成矣。

顯仁藏用

易繫辭。顯諸仁。藏諸用。註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

之本也。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論語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羣書足用。翼奉論邪正封事。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用

宜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夫經籍也者。機神之

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王者所以植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斯道。實

仁義之鈞陶。道德之橐籥也。子讀樂毅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

難以事求。斯其說也。房杜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非明哲顯仁藏用。何以臻是哉。論聖人之範圍。顯仁

藏用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事對不知獨善。範圍視聽。顯仁泯迹。體題深隱深潛。默潛其運蓄而不露。莫窮所蘊。莫鈞所玄。賦偶與道舒卷。效君子之藏器。隋機弛張。慕賢儒之席珍。時乎未可。則卷以退縮。志可未伸。則寧甘隱淪。蓋所蓄之不狹者。將以大其所任。席以待聘。而所積之不薄者。將以厚其所施。動惟以時。賦隔道。釋氏六用。若可行。當效魯論之訓。仁如欲顯。願遵易繫之辭。

釋氏六用

宋張

橫渠集程正叔聞釋氏無六用之說。大以為然。謂非後世學者所能慮及。某昔嘗謂釋氏得兩末之倫。正到中間着實處。不知釋氏上面則知得虛空。下面却要六用於六用之迹。則不要謂六用之識常存。則起立世界要得精識不散。則可以免輪回轉化。某嘗謂要做鬼亦不能得萬物之鬼。安得由己。物壞則氣散。安得常聚散。則復歸於本然。何常得見。決無此理。昔日則將謂他釋氏迹。則不取。至於立心有同。今日觀之於大原處。如此有異。則殊不相干。向不信釋氏。已亦未知其所以然。今得不識大用之說。方知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百三

31 / oct 1970

November 1970

